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
第三回 憶舊人倦訪長安花 開錢筵招遊荔香院

話說癡珠單車起行，不日已抵潼關。習鑿齒再到襄陽，薊子訓重來灞水。一路流連風景，追溯年華，忽然而喜，忽然而悲。雖終日兀坐車中，不發一語，其實連篇累牘，也寫不了他胸中情緒，便口占一絕道：「蒼茫仙掌秋，搖落灞橋柳。

錦瑟借華年，欲語碑在口。」吟畢，喟然長歎。

禿頭正在車頭打噴，忽然回頭道：「此去長安，祇有十里多路，老爺進城，何處卸車呢？」癡珠想道：「西安盡有故舊，但無故擾人，又何苦呢？」便說道：「咱們進城找店吧。」轉瞬車到東門，剛進瓮城。忽見從城內來了一車，車內坐著一人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一故人，姓王，字漱玉，係長安王太傅長孫，與癡珠同年。這日要往城外探親，適與癡珠相值。

兩邊急忙跳下車來，歡然道故。漱玉因問道：「前月接萬世見信，知吾兄有蜀道之遊。不想今日便到，如何走得這般快？但如今那裏卸車呢？」癡珠未答。禿頭在傍道：「老爺要找店哩。」杜玉道：「豈有此理，難道西安許多相好，都不足邀吾兄下榻麼？」癡珠笑道：「不是這般說，小弟急欲入川，擬於此時竟不奉訪，俟回陝時，再與故人作十日之歡。」漱玉笑著吩咐跟人道：「你們趕緊飛馬回家伺候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攜著癡珠的手道：「我們同坐一車，好說話些。你的車叫管家坐著，慢慢的跟來吧。」

原來漱玉家中有一座園亭，是太傅予告，後頤養之地。極其曲折，名曰邃園。太傅開府南邊時，癡珠尚幼，最為太傅所器重。後來與漱玉作了同年，值逆倭發難，因上書言事，觸犯忌諱，禍幾不測。賴太傅力為維持，得以無罪。

未幾太傅予告，攜人關中，所以園中文酒之會，癡珠無不在座。所有聯額題詠，癡珠手筆極多。因此一家內外男女，無一人不認得癡珠。先是家丁回家，說「韋老爺來了」。這漱玉太太，便分派婢僕，將邃園中碧梧山房，七手八腳鋪設起來。

是夜，兩人相敘契闊，對飲談心。傷風澤之在寢微，痛劫灰之難問。癡珠忽慘然吟道：「人生有通塞，公等係安危。我近來絕口不談時事矣！」停了一會，漱玉因問癡珠道：「你記得七年前進京，娟娘送咱們，到灞橋行館麼？那一夜，你兩人依依情緒，至今如在目前。你的詩是七絕兩首。」便吟道：

灞陵驛畔客停車，惜別人來徐月華。
濁酒且謀今夕醉，明朝門外即天涯。

玳梁指日誓雙棲，此去營巢且覓泥。

絮絮幾多心上語，一聲無籟汝南雞。是不是呢？」

癡珠道：「你好記性。這兩首詩，我竟一字都忘了！」漱玉道：「自然忘了！」

癡珠慘然高吟道：「十年一覺揚州夢，贏得青樓薄幸名！」便問漱玉道：「你如今可知娟娘，是何情狀呢？」漱玉道：「我前年見過一面，纔曉得他癡死了。以後聞人說，他哭母致疾，閉門謝客。近來我不大出門，便兩年多，沒見人提起他蹤跡。如今長安名花多著哩，遲日招一個人，領你去逛逛吧。」癡珠道：「我也聽得人說，這幾年秦王開藩此地，幕中賓客都是些名士，北里風光自然比向時強多了。」

二人於是淺斟細酌，塵襟渴滌，燭跋三現，尚未散筵。祇見小丫鬟，攜著明角燈回道：「太太說夜深了，韋老爺初到，車馬勞頓，請老爺少歇，給韋老爺早一點安歇吧。」漱玉笑道：「我倒忘了！祇顧與故人暢談。」遂盡一壺而散。晚夕無話。

次日飯後，漱玉果招了個人來。姓蘇，字華農，係府學茂才。漱玉自去城外探親。西安本係癡珠舊遊之地。是日，同華農走訪各處歌樓舞榭，往往撫今追昔，物是人非，不免悵然而返。

第三日，漱玉回家，也跟著同遊。一連數日，總訪不出娟娘信息，癡珠就也懶得走了。

彼時，便有親故陸續俱來，癡珠也不免出去應酬一番，更把訪娟娘一事擱起。再且癡珠急於入川，祇得將此事託漱玉、華農，慢慢探問。

一日，三人正在山房小飲。門上送進單帖，係癡珠世兄弟呂龍文，專為癡珠錢行，請漱玉、華農作陪。末註一行云：「席設寶髻坊，荔香仙院，務望便衣早臨，是荷！」癡珠將單遞給華農道：「這荔香院你認得麼，怎的咱們沒有到過？」漱玉笑道：「這地方，華農是進不去呢。如今龍文請你，你題上『知』字，我們都陪你走一遭吧。」

閑文休敘。到了那日三下多鐘，龍文親自來邀。恰好華農在座，便四人四輛車，向寶髻坊趕來。

此時已是十月將終，朔風漸烈。癡珠初進巷口，便遙聞一陣笙歌之聲。又走了半箭多路，到了一家前面，車便站住了，四人一齊下車。祇見門前一樹殘柳，跟班先去打門。癡珠細看，兩扇油漆黑溜溜的大門，門上硃紅帖子，是「終南雪霽，渭北春來」八個大字。早有人開了門，在門邊伺候。

癡珠四人相讓了一回，跨進來，便是一條磚砌而道。院中卸著一輛雕輪繡幃的轎車。甬道盡處，便是一個小小的二門。進去，門左右三間廂房，廂房內人已出來，開著穿堂中間碧油屏門。癡珠留心，看那屏門上匾額，隸書「荔香仙院」四個大字。門中灑藍，草書板聯一對，是「呼龍耕煙種瑤草，踏天磨刀割紫雲」集句。癡珠讚聲「好！」跨進屏門，便是三面遊廊，中間擺著大理石屏風，面面碧油亞字欄杆，地下俱是花磚砌成，烏籠花架，佈滿廊廡上下。

四人緩步上廳，便有丫鬟，掀起大紅夾氈軟簾，早有一股花香撲鼻。方纔要坐下，早聞屏後，一陣環佩之聲，走出一麗人，髻雲高擁，鬢鳳低垂，裊裊婷婷。含笑迎將出來，把眼瞧著癡珠道：「這位想是韋老爺麼？」龍文笑道：「你怎麼認得？」便攜著麗人的手，向癡珠道：「此長安花史中，第一人物，小字紅卿，吾兄細細賞鑒一番，可稱絕艷否？」癡珠深深一揖道：「天仙化人，我癡珠瞻仰一面，已是三生有幸，『賞鑒』兩字，你可不唐突麼？」紅卿笑道：「韋老爺如此謬賞，令我折受不起。」便讓四人依次而坐。

屋係三間大廳，兩邊俱有套間在內。一會，丫鬟捧上茶來，紅卿親手遞送已畢。又坐了片刻，漱玉便向紅卿道：「我輩雖非雅客，竟欲到你小院一坐，不知可否？」紅卿笑道：「豈敢，小室卑陋，恐韋老爺笑話。」

說著便往裏請，丫鬟前面領著，轉過屏後，又一小院落。由東邊一道粉牆，進了一個垂花門。南面牆下，有幾十竿修竹，枝葉扶疏，面南便是三間小屋，窗上滿嵌可窗玻璃。

進了屋門，祇覺暖香拂面。原來三間小屋，將東首一間，隔作臥室，外面兩間遍裱著文經。西南牆上掛著一個橫額，上寫道「玉笑珠香之館」，款書「富川居士」。癡珠細審筆意，極似韓荷生，便向紅卿問道：「這富川居士，可是韓荷生麼？」紅卿點頭道：「是。」漱玉道：「紅卿室中，有一字不是荷生寫的麼？」紅卿因問癡珠道：「你在京會過他沒有？」癡珠道：「人是會過，詩也讀過，祇是不曾說過話。」紅卿道：「你如今可曉得他的蹤跡麼？」癡珠道：「他很闊，我出京時，聞他為明經略聘往軍營去了。」

紅卿、癡珠說話時，漱玉立起身來，步到東屋門邊。掀開房簾，招呼癡珠下炕，道：「你看那壁上許多詩箋，不是荷生小楷麼？」癡珠踱入臥室，見茵藉几榻，亦繁華，亦雅淨，想道：「風塵中人，有此韻致，不減娟娘也。」便從那柳條詩絹上《七絕四首》瞧起，看到第三首，吟道：

「神山一別便迢遙，近隔蓬瀛水一條。

雙槳風橫人不渡，玉樓殘夢可憐宵！」便道：「哦！這就是定情詩麼？」再瞧那烏絲冷金箋上《金縷曲》一闋云：

轉眼風流歇。乍回頭、銀河迢遞，玉蕭嗚咽。畢竟東風無氣力，一任落花飄泊。纔記得相逢時節，霧鬢煙鬟人似玉，步虛聲，喜賦《瑤臺月》。誰曾料，輕輕別！

旗亭莫唱《陽關疊》。最驚心、渭城衰柳，灞橋風雪。翠袖餘香猶似昨，颯尺河山遠隔。恐兩地夢魂難接。自問飄蓬成底事？舊青衫，淚點都成血。無限事，向誰說！

漱玉便向癡珠道：「這便是荷生，去年留別之作，沉痛至此！」又望著紅卿道：「你們相別，轉眼便是一年，光陰實在飛快！」

紅卿一面答應，一面眼圈早已紅了，漱玉便不往下說。癡珠又瞧，那泥金集句楹聯云：「秋月春風等閑度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。」點頭道：「必如紅卿，方不負此等好筆墨！」

紅卿即讓四人在房中坐下，道：「你的詩名，早有人向我說過。自古文人相輕，實亦相愛。你這般傾倒荷生，怎的見面不扳談呢？」癡珠便將花神廟匆匆相遇，及先後題詩一節，詳敘出來。紅卿道：「你看過他的詩，你心中自然有了他，他以後讀你的詩，又不知怎樣想你呢。你愛他的詩，他今年都中，還有詩寄來贈我，我如今統給你瞧吧。」說畢，便喚丫頭取鑰匙，向枕函檢出浣花箋數紙，遞給癡珠。

大家都走攏來，癡珠展誦道：

「冰綃霧縠五銖輕，記訪雲英到玉京。
苔徑曉煙窗外濕，桂堂初月夜來明。
菱花綽約窺新黛，仙果清芬配小名。
最是凝眸無限意，似曾相識在前生。」

銀壺漏盡不成眠，乍敘歡情已黯然。
萍梗生涯悲碧玉，桃花年命寫紅箋。
四香和淚常無語，理鬢熏衣總可憐。
莫話飄零搖落恨，故鄉千里皖江邊。」便道：「原來紅卿是安徽人，流轉至此，可憐，可憐！」說畢，又往下唸道：
「玲瓏寶髻重盤雲，百合衣香隔坐聞。
秋剪瞳人波欲活，春添眉嫵月初分。
紫釵話舊澤如夢，紅粉憐才幸有君。
杜牧年來狂勝昔，祇應低首纓金裙。」

黃昏蜃氣忽成樓，怪雨盲風引客舟。

水際含沙工伺影，花前立馬幾回頭。哎呀，怎麼起了風浪，不能見面了？」紅卿道：「一言難盡，請往下看吧，這還好呢！」癡珠又唸道：

「同心小東傳青鳥，偕隱名山誓白鷗。
獨看雙棲梁上月，為依私撥鋼箏篴。」

名花落溷已含冤，欲駕天風叫九閭。
一死竟拚銷粉黛，重泉何幸返精魂。」

癡珠讀至此，正要與紅卿說話。誰知紅卿早已背著臉，在那窗前拭淚。龍文便道：「不用唸了！」癡珠如何肯依，仍接著唸道：

「風煙變滅愁侵骨，雲雨荒唐夢感恩。
祇恐乘槎消息斷，海山十笏阻昆侖。
鴨爐香暖報新寒，再見人如隔世難。
握手相期惟有淚，驚心欲別不成歡。
黃衫舊事殷勤囑，紅豆新詞反覆看。
淒絕灞陵分手處，長途珍重祝平安。」

金錢夜夜卜殘更，秦樹燕山紀客程。
薄命憐卿甘作妾，傷心恨我未成名。
看花憶夢驚春過，借酒澆愁帶淚傾。
恨海易填天竟補，肯教容易負初盟？」

珍珠密字寄烏絲，不怨蹉跎怨別離。
芳草天涯人去後，蘆花秋水雁來時。
雙行細寫鴛鴦券，十幅新填豆蔻詞。

駐景神方親檢取，銀河咫尺數歸期。」吟畢，大家讚道：「好詩！纏綿宛轉，一往情深！」癡珠倒也不發一言，慢慢將詩放在桌上，目視紅卿，默默不語。

紅卿停了一會，道：「韋老爺，汝與娟娘情分，也自不薄。」癡珠聽說娟娘，便急問道：「紅卿，你知他下落麼？」大家見紅卿突說娟娘，也覺詫異，便一齊靜聽起來。

紅卿沉吟一會道：「你既念他，你為何分手以後，不特無詩，且無隻字？娟娘每向我，誦『為郎憔悴卻羞郎』之句，輒泫然淚下。」癡珠紅著眼眶道：「這『薄幸』兩字，我也百口難分了！祇是事既無成，萬里片言，徒勞人意，到底娟娘，如今是怎樣呢？」紅卿道：「說起娟娘，我也摸不出他的意思。我家向日，避賊入陝，投奔於他，深感他思義。後來我撐起門戶，他嬖便死了。娟娘素來孝順，將衣飾盡行變換，以供喪葬。自此不塗脂粉，長齋奉佛。前年三月初三夜，忽來與我作別，說要去南海朝觀音。我方勸他，『心即是佛，不必跋涉數千里路，況目下南邊多事，如何去得？』次日，即有人傳說，娟娘留一紙字，給他姊妹，領一婢不知去向。你道奇不奇呢？」大家聽說，呆了半晌。癡珠尤難為情。

一會，巨燭高燒，酒散雜陳，絲竹迭奏。無奈癡珠、紅卿各有心事，雖強顏歡笑，總無聊賴。正是：

兒女千秋恨，人前不敢言。

夜來空有淚，春去渺無痕。

不到二更，癡珠便託詞頭痛散席，偕漱玉先回去。龍文二人也就散了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